

女老K

雪米莉 著

华龄出版社





责任编辑：华 山

封面设计：史 宓

内 容 简 介

支那大学生曲伟光为报仇除恶，中断学业，只身来到香港，际遇坎坷，屡遭劫杀，几乎求生无路，复仇无门，被迫流落街头，沦为舞男。患难中，他结识了艺星白鸥，舞友泉河，以及大牌档的阿金、阿全一伙街边仔。然而几天之中，白鸥惨遭劫难，泉河的女友玫瑰被骗卖暗馆，经营酒吧的阿全也被打死，阿金重新沦为乞丐……这一切原来都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诈骗集团“老K帮”所为。“老K帮”的巨骗头目卢德禄、姑爷仔孙仁米制造了一连串的血腥骗局，使富豪破财，靓女失贞，堕落下层。伟光、泉河走投无路了，为乞丐学校的校长穆之先生收留。神秘的穆之先生，竟然是腰缠万贯的大乞丐。他汇合街边仔，组织“新丐帮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拆骗老K，酿成其势迅猛的“黑色恐怖”，使称雄江湖百年的老K帮”面临灭顶之灾。然而，因为“老K帮”的幕后人女老K甄太丢的一颗塑胶炸弹，使一切都在大爆炸中发生变化。

本书的故事曲折，险象环生，作者把香港背面阴暗生活的一个个特写镜头推到读者眼前，使其能从香风血影中深刻地透视香港社会。

ISBN7-80082-286-9/Z·60 定价：4.98元

K 老女

雪米莉 著

I247.5
3384

华龄出版社

女老 K

雪米莉著

京新登字 068 号

女老 K

华龄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小乘巷 21 号)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四川达县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插页 20 万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ISBN7—80082—286—9/Z·60

定价:4.98 元

内容简介

支那大学生曲伟光为报仇除恶，中断学业，只身来到香港，际遇坎坷，屡遭劫杀，几乎求生无路，复仇无门，被迫流落街头，沦为舞男。患难中，他结识了艺星白鸥、舞友泉河，以及大排档的阿全、阿金等一伙街边仔。然而几天之中，白鸥惨遭劫难，泉河的女友玫玫被骗卖暗馆，经营酒吧的阿全也被打死，阿金重新沦为乞丐……这一切原来都是有近百年历史的诈骗集团“老千帮”所为。“老千帮”的巨骗头目卢德禄、姑爷仔孙仁米制造了一连串的血腥骗局，使富豪破财，靓女失贞，堕落下层。伟光、泉河走投无路了，为乞丐学校的校长穆之先生收留。神秘的穆之先生，竟然是腰缠万贯的大乞丐。他汇合街边仔，组织“新丐帮”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拆骗老千，酿成其势迅猛的“黑色恐怖”，使称雄江湖百年的“老千帮”面临灭顶之灾。然而，因为“老千帮”的幕后人甄太丢的一颗塑胶炸弹，使一切都在大爆炸中发生变化。

本书的故事曲折，险象环生。作者把香港背面阴暗生活的一个个特写镜头推到读者眼前，使读者能够从香风血影中深刻地透视香港社会。

目 录

序 篇 沦落街边

第一章 渍水横溢

第二章 于无觅处

第三章 身陷囹圄

第四章 乞丐学校

第五章 黑色恐怖

第六章 情碎红灯

第七章 萧墙森森

尾 篇 逝者如斯

序 篇 沉沦街边

香港的清晨，是最美妙苍茫的时刻。

氤氲的晨曦，有如奇妙的魔方，使巨大的苍穹瞬息万变。

刚从沉沉睡眠中醒过来的“东方之珠”，宛如一位动人的纯然女子，正借南风揉开惺松的迷眼，梳理一头新绿的秀发，展露出清爽自然的美貌。

街市上已有各型车辆奔忙。

一辆银灰色“平治”小轿车滚过来。

驾车的穆之先生并不急于赶路，让轿车驶在小车道的边上，让道给急于赶路打工的车辆。他对街边的情景格外关注。

那些金色的、银色的、茶色的、白色的楼群，鳞次栉比，顶天立地。

飘飘逸逸的晨雾降下来，在千山万壑般的楼群间弥散、奔流，形成都市里的“三峡”风光，蔚然壮观，令人难忘。

然而，他太了解香港了，在这些貌似富庶繁华的街市、楼宇的“天堂”里，竟有不少人生活在秽水浊流之中。

雨棚底，橱窗下，楼群的间隙中，岔街的拐角处，三三两两的露宿者，或卧或立或躺或蹲着，有气无力地四处张望。

他们渴望着新的一天能获得更多的施舍。

保良局（慈善组织）的一辆小卡车开过来了。站在敞蓬车厢里的一男一女，不断地向从街边伸过来的手里分发食品。

一个大纸箱里突然冒出一个小脑瓜儿，一只蓬里蓬蓬的小

手儿直挥舞，扯大嗓门儿叫唤着：“给我——给我——”

一对还佩戴着红花的新婚青年，肩挨着肩走过来了。

新郎提着一只大袋子，新娘挎着一只小皮包。新郎给每一个街边乞儿一包喜糖，新娘给每一个老乞丐一个小红包。

红包里放着至少 10 元港币。

新婚后的第一个早晨就走上街头行善助人，这既是对香港婚嫁习俗的标新，也是对香港人“讲金不讲心”的意识的反动。

穆之先生眼前掠过的道道阴影，泛起滚滚滔滔的心潮，叫他难以自己。

他干脆把车停下来，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心情才好一些。

他发现街边有一对母女，一样的消瘦，一样的菜色，一样地怔着。

他招手叫母女俩走过来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钱夹，拖出几张港币，递到小姑娘手里。

母女俩感激不尽，不停地向他点头鞠躬。

他点头回报母女俩一个微笑，摆摆手，拉上车门。

他突然看见街头上，扭腰摆胯地走过来一群街边仔。

他们歪戴帽子反穿衣，手里挥动着酒瓶、棍子，还有手持短火的（玩具而已）。

他们叽哩哇啦地乱嚷着，往那些刚开门的店铺里窜。

他看其中一个鬼妹仔背上印着一个骷髅图案。

他知道，这是香港刚时兴的一种时髦新潮青年——无厘头。

他们多为生活无着或悖离生活的街边仔，师承西皮士又发展西皮士，莫名惹事，无端生非，不按常规，自专自由。

穆之长吁一声，发动马达，驱车径直往弥敦道驶去。

几分钟后，“平治”轿车停在一家“美容厅”前。

穆之先生钻出轿车，抖擞一下精神后，抬头望望星空，又用

双手在脸上抹了一把，似乎要做出某种决策，迟迟地挪不开步。

他是一位彪悍伟岸、雄健勇威的先生。

光看他的个子，比身材矮小的香港人高多了，比恣意横行的英国佬也高。

身罩一件粗线羊毛衫，也能感觉到他那宽厚的三角肌和隆起的肱二头肌，使人想到米开朗基罗的杰作——掷铁饼的男人。

和他高大威猛的个子相比，似乎造物主为他装错了脸蛋儿。

巍巍一个壮士，却生着一副天生稚嫩而俊俏的娃娃相。

白皮，嫩肉，眉心很宽，眉毛细挑，丹凤眼，直鼻梁，方嘴圆下巴，一脸的妩媚，一脸的书卷，好像粤剧大舞台上的奶油小生！

他是美的，一种奇特的美！

集俏丽英武于一身，熔阳刚阴柔于一炉，堪称现代都市的“美帝”！

他要去“美容厅”扮靓？还是有别的大事情？

他一甩手，走进大门。

一位新潮女迎上来：“哈罗，穆先生，您真准时，方医师在后院等您。”

他花了不少功夫，方才找到他需要的服务项目的这家“美容厅”。他想，昨天挂电话联系时，接电话的就是这位新潮女吧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

他随新潮女走出大厅，穿过一条长廊。

“小姐，方先生在这儿做了多久？手术可好？”穆先生找话与新潮女搭讪。

“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对方先生负责，你自己问方先生吧。”

他不满意新潮女神秘兮兮的样子，却又要感激她，使他在脑子里绷紧了警惕的弦。

他早已查清，这家“美容厅”是黑社会组织“老千帮”经营的“地下毁容所”。

“老千帮”把偷拐来的儿童送这儿“采生折割”（或手术致残以乞讨赢利，或烂其肌肤，然后用兽皮和药敷之，使之成为形似动物的怪物，转卖给人，以怪胎为名供人观赏赢利）。

也把迷拐来的少女送这儿“改容贩蛇”（转卖妓馆卖淫）。

帮中老千发案被通缉时，也来这儿整容后躲避追捕。

他到这儿来毁容，是迫不得已的事。

方先生的办公楼不太宽敞，却很地道。

他坐在高靠皮椅上，摘下眼镜后，才示意穆之先生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。

新潮女为穆之先生端来一杯清茶。

“穆先生，我的要价很高啦！”方医师用中指点着写字台，等着穆之的反应。

穆之清楚，私家医生都这样，何况一位地下整容师呢。

“开价好了。”穆之先生点上一支烟。“只要能使我满意。”

“把烟掐灭！抽烟对手术没有好处！”方医生厉声喝斥。

穆之掐灭了烟蒂，丢在烟灰缸里。

“穆先生，我不会与人讲价还价的。”方医师说完，伸出了五个指头。

“五万，很好！”

整容师摇摇头。

“五十万？”穆先生一怔，顿时想到“敲诈”的字眼儿。

“穆先生，你很聪明，五十万不多不少。”

整容师摇晃着脑袋，很得意。

他知道，凡是找他易容的人，只要不是帮中派来的，不是受警方追缉的要犯，就是受黑社会追杀的目标，敲敲这些人的竹

杠，是合情合理的事情。

“好，就五十万！”

穆之对整容师漫天要价的贪婪有惊无怒，掏出一本支票簿，划了一张递给他。

“这是二十五万，另一半等手术满意后再付。”

“穆先生，你真爽快，方某一定竭尽全力，易容改形，小菜一盘，您尽管放心。”

方医师盯着那张美国花旗银行的现金支票贪婪地笑了。

整容师是广东医大外科毕业的大学生，羡慕香港的高消费生活，前年才偷渡过来，不幸落入“老千帮”的圈套里，走投无路，只得为“老千帮”干。

他的整容手术精湛，早已为世人饮誉。

许多重要案犯经他整容后，都顺利逃到海外避难。

“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，这件事不得向任何人透露，否则……”

穆之刹住话头，冷笑一声，用意不言而喻。

穆之不是警方追捕的逃犯，他不必去海外避难，而是留在香港去殉自己的大业，保守秘密同样重要。

“您放心，穆先生，作为医师，是不会违背职业道德，向外界公布病人的病情的。”整容师极认真地说。

“好吧，你开始好啦。”

穆之先生随方医师进入另一房间。

这是一个设备极佳的手术室。无影灯下的手术台上摆满了各种药品器械，浓浓的来苏味令初入者感到窒息。穆之想，方医师一定给了“美容厅”很高的租金。

“穆先生，八个小时的手术，你得耐心点啦。”

方医师主刀，新潮女站在方医师身边做助手。

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整容师确实身手不凡。他像一个颇具匠心的雕刻家，用手中的手术刀，灵巧地在穆之的面部、眼睛和鼻梁上做局部修整。

四小时后，整容师满意地吁了一口气，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样左看右瞧。

“好了，穆先生，现在，即使你的亲人也不能一眼认出你来了。”方医师拍了拍穆之的肩，叫他起身。

穆之从手术台上爬起来，方医师让他去大壁镜前去看看。

穆之走近壁镜前，看到镜中的形象，“哇”地一声大叫起来。

镜中的面容，像雨果笔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的脸一样，奇丑无比。

转瞬间，“美帝”变成了“丑鬼”，穆之蓦然转过身来，一抓抓住方医师的白罩衫的圆领，大声怒吼：“你、你这个魔鬼！”

“穆先生，您别起火呀，这与您自己的要求还远着啦，如果您不改变主意，我还会把你的嘴角拉长，像雨果笔下的笑面人，总是微笑着啦。”方医师把穆之的手拿下来。

“不！我不要笑面人！”穆之没有理由发作，他身子一软，只好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捧着脸，长吁着气。

“穆先生，适可而止，留下一张方正的嘴，可大有用处啦，吃东西，吻女人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穆之抬起头，真想挥拳揍方医师一顿。

“穆先生，忠于顾主，是方某的职业信条，一切都由您。”方医师并不介意穆之的恼怒，“您再好好看看，您的白皮嫩肉，配上这样的容颜是不是有点不协调，啊？”

穆之再望一眼壁镜：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“不过，那另一半……”方医师欲言又止。

“你，还要敲诈？”穆之瞪大了眼睛。

“别误会，穆先生，您需要上的色素，可是法国一家科学院新研究的成果，市面上还没有哩。”整容师漫不经心地点燃一只烟吸着，似乎有不付另一半就此打住了的意思。

穆之划了第二张支票。

“很好，穆先生这么慷慨，我更不敢含糊了。阿琼——”他扣了一下传唤器。

很快，一个白衣小姐走进来。

“我让阿琼来处理，她会让你满意的，而且费不了多少时间。”方医师把一只腿翘在另一只腿上，自顾自地吸烟，不再理了。

“穆先生，只需喷两次就行了。”阿琼向穆之解释，“第一次喷十分钟后，冲个淋浴，擦干身子再喷一次，然后用热风吹干就行了。色素一旦上身，终身不变，即使每天洗二十遍身子也不会脱落。当然，需要还原时，您可以再来找我。”

“快动手吧。”穆之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请跟我来。”白衣小姐把他带进浴室，“请脱下衣服，洗掉身上残存的油脂。”

穆之脱光衣服，“我自己行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为你洗，更合适一些。”白衣小姐在他身上用了药皂，专用药皂，从上到下仔细地擦洗，并找话问他：“穆先生，您这么有钱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少啰嗦，小姐。”穆之总是拿背对着她，自己洗前方。“洗干净了，又该做什么？”

“好极了！”白衣小姐搬过他的肩，“穆先生，望着我。”

穆之莫名其妙地转过身。

白衣小姐望着那肌肉隆起的魁伟身躯，脸上蓦地绯红，“你真帅！”

她一把搂住他，送上红唇。

“别磨蹭，小姐。”穆之推开她，“我没有更多的钱付给你们了。”

“不，我爱你。”

“爱一个丑鬼？”

“我不在乎你的脸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帅的人，先生，赐给我吧！”

“贱人！”穆之一气之下，要穿衣冲出浴室。

“等等！我可不希望方先生骂我不尽职。”白衣小姐拿起一只喷雾枪，“面朝着我，闭上眼睛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穆之先生闭上眼睛，只听见丝丝声响之后，脸上、身上针一样地扎人。

“不要紧，很快就完。”

穆之再次出现在壁镜前时，面目全易。

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风流倜傥的穆之先生，会沉沦到如此地步。

雕塑家深刻有力的刀子和喷雾枪射出的色素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面具：

一只黑洞洞的眼睛深不可测，另一只眼上一个肉瘤，几乎掩住了大半只眼。

鼻梁塌下去，扁平得让人感到他是不是曾经患过麻风。

一边脸蛋的肌肉全被割去，凹下去的脸皮就像泄了气的皮球。

脸色黝黑，而且有几处像霜冻后的裂痕，面皮也坑坑洼洼，有如骨牌中的“九筒”。

望着这面具，穆之先生竟然放声大笑起来，而且笑出了眼

泪。

羊毛衫、西裤和皮鞋留在手术室里了，代之而起的是一身又旧又脏的乞丐服。

此刻，穆之先生完全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现代乞丐了！

他心烦意乱，跑出“美容厅”，天上浙浙沥沥地下起雨来。

一脚撞在通风口的边沿，身子向前一倾，没稳得住，他倒在地上。

好狼狈的穆之！

正是这样的狼狈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他的乞丐生涯有个良好的开端。

他想，这样很好，乞丐是不会有难为情的。

没等他爬起来，突然身后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。

他扭头望去，“美容厅”后院一股浓烟腾空而起，火光闪烁，碎片落地，一阵劈劈叭叭的响声。

整容的手术室爆炸了！

整容师连同硝烟飞升上天了！

这是他投向“老千帮”的第一枚炸弹——一枚比钮扣还小的带有塞姆特克斯塑胶炸药的小型炸弹。

他如果不这样做，那伪造的支票和现在这张独一无二的脸，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。

他还有威力更大的塑胶炸弹要送到“老千帮”的老巢。虽然相当地难，但他决心要把它送到，让毁灭“老千帮”的蘑菇云升腾在九天云霄！

第一章 渍水横溢

1

夜幕垂临，华灯灿烂。

中环夜市的主角——大排档，当仁不让地成为商业大埠的夜之骄子。

这儿，洋溢着喧闹繁华，坦露着风情万种，是市民“贵贱咸宜”的购物场所，是髦士才女打发闲情逸致的消遣场所，也是藏垢纳污的收容场所。

几十家熟食摊档密集在傍海空地上，密密麻麻的餐桌，挨挨擦擦的食客，其间弥漫着各种美食佳肴的香味，有情有韵，蔚为壮观。

逛完服装、百货和首饰摊档之后，来这儿要上几味菜和啤酒，在习习海风轻拂中，细品温酌，别有一番怡人的情调。

一盏高出摊档万点灯火之上的霓虹灯招牌“演艺酒吧”格外招惹游人。

购物的一家老小，闲逛的单身仔，帕拖的情侣，得手的贼仔，涌流其间，自选佳座，临海谛听维多利亚港轻柔的涛声，隔海眺望尖沙嘴的迷人夜景，而且一边享受美味的夜宵，一边观赏精湛的演艺，既饱口福，又美眼福，其乐融融。

“演艺酒吧”夜夜生意兴旺，夜夜盛况不衰。

酒吧老板阿全和老板娘阿金，还有伙计们都忙得不亦乐乎。